

旅游文化生活丛书

奇闻异趣100例

刘江 吴泓 编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奇闻异趣 100 例

刘江 吴泓 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武冀平
封面设计：吕大千
技术编辑：李崇宝

奇闻异趣 100 例

刘江 吴泓 编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九号)
北京经济科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625 字数：100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20500册 定价：2.40元
ISBN 7-5032-0311-0/Z·59

目 录

江西龙虎山悬棺探秘.....	(1)
古越族悬棺葬俗.....	(2)
岩棺之谜.....	(4)
清东陵之“怪”	(6)
雍正皇帝为什么不葬在清东陵.....	(8)
西太后为什么葬于东边.....	(10)
真假闻王墓.....	(12)
屈原自沉地及其墓地.....	(14)
青山何处葬周郎.....	(16)
“北京猿人”头上为何有伤痕.....	(17)
九华肉身敷金像.....	(18)
故宫取暖的奥秘.....	(19)
“景山坐像”之谜.....	(21)
武当建筑之谜.....	(22)
武当飞来杉从何处飞来.....	(24)
断桥残雪之谜.....	(26)
秦淮河水能分月.....	(27)
闽南“仙字潭”之谜.....	(28)
“遗篇”之处觅碣石.....	(30)
关于贵州红岩碑的问号.....	(32)
岳庙刻石谜疑.....	(34)
乾陵石像之谜.....	(37)

话说寒山寺古钟	(39)
和尚为何戴耳环	(41)
势至菩萨的袈裟	(43)
被揭示的巴蜀之谜	(44)
峨眉山三霄洞之秘	(45)
乐山大佛高几许	(47)
鄱阳湖“魔鬼三角”	(48)
避暑山庄灰瓦之谜	(52)
江中卧碑何人藏	(54)
“南少林”何在	(56)
黄山，有一口神奇的井	(57)
西安，有一块神秘之地	(59)
血迹石之谜	(61)
山海关前的疑问	(62)
千佛碑上的脚印	(64)
小雁塔的三次离合	(65)
身首分离的千佛石塔	(66)
奇异的佛灯	(68)
四川的“摇亭碑动”	(70)
神奇的响沙湾	(71)
阳朔澎窟洞探奇	(73)
京郊孔水洞探秘	(76)
泼水现竹的石壁	(78)
沙漠中的水灾	(79)
双日奇观	(81)
竹子为何能死而复生	(82)
奇风洞与虹吸泉	(83)

奇特的海绵地带	(84)
天然大冰箱	(85)
水下彩虹与飞瀑彩虹	(85)
两湖虽相通，鱼虾不共游	(86)
潮井喷水	(88)
台湾的怪湖	(88)
六味泉	(90)
黄山松生长的奥秘	(91)
桂林古榕树的年龄	(92)
一树五种果	(94)
广胜奇柏	(94)
米山龙嘴和石末枣树	(95)
“试剑石”的奥秘	(96)
故宫的戏帝图	(97)
踩脚与拉妹	(98)
“掐指”“讨糖”表爱情	(99)
苗家新娘难新郎	(101)
瑶族的求爱风俗	(102)
瑶家的“打滔”	(103)
仡佬族的“打亲”	(104)
摩梭人的“阿注婚姻”	(105)
侗家的打标	(106)
鲁西北的“打新娘”	(108)
布依姑娘戴“假壳”	(109)
瑶家女修眉如新月，拉祜妇光头可鉴人	(110)
奇特的恋爱	(111)
关媒人	(112)

彝族洞房奇俗	(113)
人蛇共寝	(114)
奇异的生土楼群	(115)
金乡正音	(117)
和尚如何过春节	(119)
用虫做的茶叶	(120)
北京何故无木塔	(122)
千年石佛的身世	(123)
毛公鼎历险记	(124)
“三笑”何处结良缘	(126)
金陵莫愁女的来历	(127)
庐山得名的真面目	(129)
释迦牟尼与牙签	(130)
名画可治病，旅游更怡情	(131)
古建筑上粘硬币的奥秘	(132)
园林中的“渔樵耕读”及其它	(133)
“女字”	(134)
忤逆墓	(135)
可怜的滴泪佛	(136)
龙之九子	(137)
“内考古”与“打儿窝”	(138)
摸子石与吉祥哥	(141)
“将军县”和“教授县”	(140)
麻浩佛像之谜	(139)
后记	(144)

江西龙虎山悬棺探秘

施耐庵在《水浒》中渲染和描写的我国道教发源地“天师府”所在的江西龙虎山，有一个不解之谜：距今两、三千年前的古越人是如何将棺木置入天然洞穴的？

不久前，地质学家、江西地矿局高级工程师尹培基和赣东北地质大队工程师方谢全，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分别从地质地貌和地质构造上作出解释。他们将地质学观点运用于考古研究，引起有关方面专家学者极大兴趣和注意。

方谢全最近以《悬棺之谜及其地学价值》为题发表在第105期《江西历史文物》上的考察论文，以他多次实地考察和周围地区地壳上升的调查例证，从地质学的新构造运动理论上作出解释。他认为仙水岩地区的崖墓群是自第四纪以来地层垂直上升、侵蚀基准面不断下降的结果。他指出，新构造期中不论地球上的活动地带还是稳定地区，都发生类型不同、强度不等的地壳运动。赣东北地区处于新构造期中，弋阳的三百烈士岩和贵溪城南的“仙人桥”都有明显的地壳上升，地处鹰潭——瑞昌大断裂西侧的仙水岩北东盘抬起和断裂的张性特征，以及所发掘崖墓内部都有甲鱼躯壳，说明了“水陆变迁”和地壳上升的结果。正是仙水岩因河水的侧蚀，使洞穴加剧发育，而底蚀作用又使侵蚀基准面不断下降，水位渐低，洞穴露出。因此，2600多年前的古越人放置笨重棺椁时，洞穴距水面远非今日之遥，无非几米或十几米，完全可以在舟筏上以“推”或“吊”来进行。

尹培基新近发表在《江西地学科普文选》上的《龙虎山岩墓浅议》则认为，龙虎山的形成属距今约6千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末期，在地质学上称为丹霞地貌。红色岩系中的洞穴，在岩层深埋地下尚未隆起成山之前就已开始发育。岩层上升成山以后，在水的继续作用下仍在不断发展，当岩层被切割成悬崖峭壁时，洞穴自然暴露出来，而红色岩系地层产状平缓，山的一侧被切割为峭壁，不少地层倾斜方向的另一侧则为缓坡，在洞穴分布的软弱岩层上下盘则常为比较坚硬的砂岩或砂砾岩，由于风化差异，硬岩凸出，软岩层则凹入，古越人可以从缓坡一侧登山或辅以人工穿凿通道进行殡葬。因为岩系年轻，固结性和抵抗风化强度较弱，在南方湿热多雨和风化强烈，原先可通栈道，在地貌较大变化中成为无可辨认。他还认为，绳索牵引之说也不可排除，出葬的棺椁两端凿有小圆孔就是一个佐证。

方谢全和尹培基对“崖墓之谜”作出的各自解释，在观点上虽然迥然不同，但作为科学的探讨，特别是运用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特征近处细察，也从远处宏观进行考古研究，引起了广大读者和诸多专家的极大关注。他们指出，我国长江流域、华南地区10多个省区广泛分布着崖墓悬棺葬，地质与考古学家携手并进，不仅有助于揭开千古之谜，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习俗历史。

古越族悬棺葬俗

福建省松溪县花桥乡招沙甲村外，最近在深山陡崖上发现一巨大崖洞，当地人称“万棺洞”。洞内停放历代棺柩数百具，层层叠叠地架搁在一起，除下层的已腐朽外，上层棺

柩均较完好。这些棺柩按年代越推越近，甚至有解放后存入的新柩。此种葬俗，实属罕见。

“万棺洞”位于海拔500多米的狮子崖上，山势险峻。崖巅有一天然大裂隙，俗称“狮子口”，洞外张内收，宽300余米，深100多米，高80米。崖坡朝阳，既遮雨蔽日，又干燥通风，使棺柩能经久不坏，洞外荆棘丛生，人迹难进。

悬棺葬作为一种特殊的埋葬习俗，据文献记载，其时间最早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民族大都属于“百越”的范畴。越族分布很广，古代南方的民族泛称越。以其部族众多，又名“百越”，地域包括东南和中西南地区。“百越之族”的葬制，多利用高崖绝壑、人迹少到的岩隙以藏尸，使之免于野兽侵袭和人为的损害。据考古发现，这种崖洞墓葬制，沿武夷山系，五岭以及川滇一带等十三个省区都有遗迹可寻。但此种葬俗，自秦汉相继续一了东南沿海之后，百越地方政权被消灭了，闽越文化逐渐融合于汉文化，传统的葬法逐渐为后来的土坑葬制所取代。由于这种葬法的异常古老，曾经引起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重视，一直都在研究和探寻。

松溪县地属武夷山脉，与浙江毗连，是当时闽越族的主要活动地区，留下闽越族的史迹本不为奇，然此种葬习何以能绵延至今？史书上说：汉武帝时灭闽越，徙其民于江淮间，然其被迁者主要为权贵，并非全部。正如《宋书·地理志》所说，“彼逃亡山谷者颇众”。闽北一带为越族活动之重地，花桥乡“万棺洞”悬崖葬俗，是否就是当年逃亡山谷者之越民世代相承下来的遗习？笔者曾问过当地长者，也说不清“万棺洞”崖葬始自何时；又问，何以现在还有新棺柩送葬上面？答曰新柩内的死者皆为四十岁以下夭亡之人，恐

其鬼魅祸乱村闾，送在亡灵集中之处的崖洞，便于阴冥中鬼雄管理。显然，此种解释纯系后人牵强附会。总之，松溪县“万棺洞”崖葬，明显地与古代越族历史和葬俗有渊源关系，而其延续时间之长，为国内首闻，也绝不是一种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这对闽北地区经济、文化和民俗研究无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岩棺之谜

在四川东南巫山大娄山系石柱土族自治县境内的龙河两岸，随处可见“凿岩为穴，置棺以葬”的岩棺，有的三五穴一群，有的二、三十洞一片。面积较大、结构较完整的巨岩峭壁上，密密麻麻的群棺俨然密不透风的筛孔，令人惊叹和不解。当夏季来临，夜幕笼罩大地之际，那些被压抑了不知多少年代的幽灵，就从这些阴风惨惨的孔洞，贼头贼脑地探出头来，露出烤蓝一般幽幽的磷火，神秘、怪异……

岩棺，当地人称“仙人洞”。分横、立式两种，横式居多。仅从龙河发源地七曜山麓到注入长江的出口丰都县的王家渡全长100多公里两岸的石壁上，据统计，就有1000多穴；其它山岩，亦零星或成群分布。它们或打在一丈多高的石头上，或凿于万仞绝壁。可惜，低部位的棺柩大多被破坏，高层位的亦部分被抄。里面棺柩多由木板组成头大尾小的船形，多数棺内有一50多厘米长的小木槽，做工原始粗糙，不知作何用，有的棺内可见残骨和牙齿。

仙人洞内葬的何人？何种民族和部落？怎么葬进去的？与悬棺有无关系？价值如何？

在石柱境内，岩棺密集的地方如永河乡一带，已发现不

少汉墓。那么，可否据此推断岩棺是汉代以前留下的？否！据《太平广记》等记载：三国和南北朝时期还有岩棺葬习俗，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秦汉以前，石柱属巴国边陲，当时巴国疆域东至奉节，西至宜宾，北接陕西汉中，南极川东武陵山区（见《华阳国志》），显然，石柱属巴国。当时住在巴国的有濮、苴、共、奴、夷、僚等诸蛮人，亦有当地的土著人。秦灭巴后，巴子五兄弟流入“五溪”即“五溪蛮”，历史上亦称“九溪十八蛮”，也就是说，从现在的民族分类看，这些先人的后裔，既有土家族，又有苗、蒙古等族，还有汉族。那么，棺内葬的何人？何种民族？《太平广记》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掘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踏歌，亲友饮宴舞戏，一月有余，尽产为棺，于临工半岩凿龛以葬之。”这并未说明民族，且仅仅指明是“五溪蛮”。《太平寰宇记》又载：“獠人……遭丧乃立竿悬布置其市座，疾于别所至其体燥，以示函置于山穴中。”这不仅未说明民族，连是否岩棺也含糊其辞了。按《后汉书》所言，濮越系的廪君种人主要分布在巫山、石柱和鄂西一带。现代研究土家历史的一些人亦认为廪君种人是土家族的主要族源，那么，为什么在石柱只有岩棺而绝少悬棺，而小三峡一带仅有悬棺而难见岩棺？里面葬的是否同一族人？或同族异支人？

从现在保存的岩棺看，倘若是巴国时留下的，那么可以肯定，当时的生产技术是相当先进的了。因为，能在如此坚硬险峻的山岩上挖成近一米深的洞穴，如果没有质地坚硬的工具，则是难以想像的，但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社会状况到底如何？

若岩棺重100斤，尸体重100斤，200多斤重的物体是怎

么装进洞的？据当地传说和解释，有四种途径：一是古时河水水位比现在高，用船装运。二是用绳子吊，《太平广记》记载：“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三是打栈道抬送。四是搭云梯和木架。这四种方式就我们考察的地方，一般而言是能够做到的，但在一些特别险峻的地方，如四方石一带某些绝壁，则不可能了，那么，究竟是如何放进去的？

千古之谜，有谁能解？

清东陵之“怪”

河北省遵化县的清东陵，有皇帝陵五座、皇后陵四座、妃园寝五座。在陵区外围还建有皇太子陵、公主陵、王爷陵、保姆陵等，总计竟有三十座之多。就在这片古墓葬建筑群里，存在着许多意想不到的“怪”事——

太子陵内葬公主

在清东陵西南的朱华山之阳建有端慧皇太子园寝。端慧皇太子名永琏，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永琏聪明伶俐，颖悟过人，极受高宗喜爱。按清室密定建储之法，他被预定为皇太子，准备将来继承皇位。可是他刚活到九岁，不幸夭折，高宗深为哀伤，追封为端慧皇太子，并在朱华山之阳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修建了皇太子园寝。高宗的第七子、第八子、第十子、第十三子、第十四子、第十六子亦皆早殇，也先后葬在端慧皇太子园寝内。都是皇子，同葬一个园寝内，尚有可说，令人奇怪的是高宗的第八女八公主十一岁夭折，未给她单建公主园寝，却于乾隆三十二年也葬在了端慧皇太子园寝之内，实在令人费解。

公主陵内葬郡王

端悯固伦公主园寝是清东陵的唯一的公主园寝，端悯固伦公主是清宣宗道光皇帝和孝慎成皇后的大女儿，生于嘉庆十八年七月初三日。那时宣宗还只是皇子。宣宗对他的长女十分宠爱，视若掌上明珠。无奈她只活了七岁就死了。宣宗悲痛不已，即皇帝位后，马上把她追封为端悯固伦公主，并为她单独修建了公主园寝。宣宗的二女儿二公主只活了六个月就死了，也葬在同一园寝内。奇怪的是，被追封为顺和郡王的宣宗第二子和被追封为慧质王的宣宗第三子居然也葬在了端悯固伦公主园寝之内。

妃园寝内葬阿哥

前两怪固可称奇，退一步讲，毕竟同父，且属同辈，但妃园寝内葬阿哥，不仅性别不同，而且辈份相差一等，这就更使人不可思议了。阿哥是满语，即皇子之意。清东陵的景妃园寝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的妃园寝，内葬一个贵妃、十一个妃、八个嫔、十个贵人、九个常在、九个答应，共四十八人，是清朝八个妃园寝中葬埋人数最多的一个妃园寝。清圣祖康熙皇帝的第十八个儿子名允祐，称十八阿哥，八岁早亡。允祐上有死去的兄、姐，下有死去的弟、妹，可他却不与他们葬在一起，却随其母顺懿密妃葬在了景妃园寝内。

皇后陵内葬妃嫔

在清东陵的四座皇后陵中，昭西陵、普祥峪定东陵、菩陀峪定东陵三座后陵都只葬一个皇后，唯独孝东陵，不仅内葬清世祖顺治皇帝的孝惠章皇后，还葬进了世祖的七个妃

子、四个福晋、十七个格格。尽管这二十八人在地位上远不如孝惠章皇后，可她们死后不仅和孝惠章皇后同葬一陵，并且也不按一般尊卑次序葬在孝惠后宝顶（坟头）之后，而是各自为券，二十八个小宝顶东两排、西两排，分列于孝惠章皇后宝顶前面两侧。这种排列方式在清代陵寝中独一无二，更是怪中有奇。

雍正皇帝为什么不葬在清东陵

清东陵是顺治皇帝钦定的皇家陵园。康熙二年(1663年)昌瑞山主峰南麓建起的顺治皇帝的孝陵，是陵园的第一座皇陵。十几年后，孝陵东侧又建起了第二座皇陵——康熙皇帝的景陵。按照这个顺序，本来陵墓可以一帝接着一帝地建下去，可是刚到第三帝清世宗雍正皇帝就改弦易辙，把他自己的陵建在京西易县的泰宁山下，距离东陵有数百里之遥，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当时官方的材料记载，原来雍正皇帝的陵址是选在清东陵界内的九凤朝阳山，后来有一位好事的大臣向皇帝报告说：朝阳山万年吉地“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于是雍正皇帝废掉了九凤朝阳山吉地，命圣祖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云贵总督高其倬带领精通风水、善晓阴阳的术士重新相度万年吉地。他们踏遍了邻近京畿省份的山山水水，终于在直隶（河北省）易县找到了一块叫泰宁山的地方。允祥和高其倬在向皇帝报告时，吹嘘泰宁山这块地方是“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址。”雍正皇帝看中了泰宁山这个地方，但

又怕远离孝陵、景陵，有违典制，落一个不孝无义的罪名。所以令大臣们会议具奏。大臣们已经猜透了皇帝的心理和用意，他们旁征博引，列举历史上各朝代远离祖陵另建陵园的先例，力图为雍正皇帝远离祖陵，另辟新陵区寻找借口和理由。他们最后说：“易州及遵化州地界与京师密迩，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其地实未为远遥。”雍正帝对大臣们的复奏十分满意，这时他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于是决定在易县泰宁山正式兴建陵寝。

有的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官方记载必然要隐恶扬善，表面上要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并非如此。雍正帝篡改了他父亲康熙帝的传位遗诏，残酷地镇压了与他争夺皇位的众家兄弟，才爬上了皇帝宝座。他心虚理亏，不敢死后葬在他父亲的身旁，只得远离景陵另辟陵区。

还有第三种说法。雍正皇帝作为一代英主，雄心勃勃，从不甘于人下。东陵陵区幅员辽阔，吉穴佳址很多，九凤朝阳山即便真的风水不好，在陵区之内还可以再找吉址，根本没有必要远离祖陵另辟陵区。在当时规定，后代儿孙的陵寝在规制上根本不得超越祖陵。孝陵作为开国皇帝的陵寝，又是清军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后建立的第一座陵寝，雄踞陵区至高无上的位置，规模宏大，体系完备。雍正皇帝也想把自己的陵寝修建得像孝陵一样威风，要达到这个目的，在东陵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远离景陵另辟陵区才能实现。正是出于这个目的，雍正皇帝才置东陵界内诸多吉穴于不用，在京西易县新辟陵区。雍正帝的陵叫泰陵，也像他祖父顺治皇帝的孝陵那样建在泰宁山主峰之下，位居西陵中心，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修建了大红门、更衣殿、七孔桥等，而且在大红门之外居然建了三座石牌坊，比孝陵竟多建了两座。

真正达到了称雄一方的目的。

以上三种说法，孰是孰非，至今尚无定论，有待史学界今后探讨、考证。以笔者之见，应把第一、第三种说法结合起来考虑为宜。

西太后为什么葬于东边

慈安皇太后世称东太后，慈禧皇太后世称西太后，两宫并尊，垂帘听政，创有清一代之独例。两位皇太后的陵寝都建在河北省遵化县的清东陵，坐北朝南，东西并列，中间只相隔一条马槽沟。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东太后葬在了西边，西太后却葬在了东边。这是怎么回事？

在民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是对弈赌陵。本来东太后应葬在东边，西太后葬在西边，因为东太后是由正宫皇后升为太后的，名正言顺，天经地义。而西太后因为沾了儿子当皇上的光才由贵妃跃级升为太后的，虽然也是皇太后，但在地位、资历上都比东太后略低一筹，所以西太后的陵墓无论在规制上，还是在风水上都不如东太后的。利欲熏心、心毒手辣的西太后岂能甘居人下，咽下这口气？于是精心玩弄了一场“对弈赌陵”的把戏，事先讲下，由赢者挑选陵墓。由于西太后蓄谋已久，有了充分准备，所以胜者当然是西太后，她毫不客气地挑选了东边的陵寝。

另一种说法是，西太后占东太后的陵寝。一天她梦见自己死了，在东太后的安排下，把自己埋进了西边的那座陵内，这场梦给了她很大的启示。她想，如果东太后死在自己的头里，那时自己一人垂帘，独揽朝纲，把慈安皇太后葬在哪边还不是完全听我的吗？于是西太后设计害死了东太后，